

尚志學會叢書

史地叢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馮承鈞編譯

尙志學
會叢書

史

地

叢

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尙志學會叢書
史地叢考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馮承鈞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hang Chih Shue Wei Series
STUDIES IN ORIENT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By
FUNG CH'ENG CHÜN
1st ed., Jan., 1931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吾國之史籍及釋藏，爲今日學界無比之鴻寶。顧其過去之效用，僅供文人尋求掌故，及信衆誦習之需而已，鮮有用科學方法從事整理者。自有西文譯品之後，彼方學者始憬然知一部世界史。彼所曉者僅及其半，遂從事於探考研求；今於印度史、中亞史，已有不少發明。重修之世界史，用是增補若干章節。彼方雖研覈之不息，而國人尙茫然鮮所知，今惟敦煌寫本，和闐簡編，有三數學者從事研究。此外關於法德英俄諸國學者探考尋求之成績，鮮有人注意及之，良可慨惜也。余不敏，曾將此類撰述翻譯數種，介紹國人。比檢閱荷蘭萊德城 (Leyde) 刊行之通報 (T'oung pao)，及巴黎亞洲學會 (Société asiatique) 刊行之亞洲報 (Journal asiatique)，又得考證我國及亞洲史地、語言、宗教之文若干篇。余於佛學及語言學爲門外漢，未敢強作解人。惟選其考證史地之文，得烈維 (Sylvain Lévi)、沙畹 (E. Chavannes)、伯希和 (P. Pelliot) 三教授所撰之文十篇，譯之以供吾國學者之參考；附以平昔考證唐代西域羈縻府州所得二十餘條，不避續

貂之諂也。

研究吾國史書最大障礙，不在板本之訛，而在年號之多。昔之治史學者，欲詳史事之先後，須羅記四五百年號於腦中；時間精神泰半耗費於此。茲爲齊一編年方法，便易對照西籍起見，悉附以西曆紀元。逆知腐儒冬烘，必有譏議，然余亦不屑辯也。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馮承鈞識於北平

史地叢考

目錄

龜茲語考（烈維）	一
王玄策使印度記（烈維）	四一
新唐書西域羈縻府州考（馮承鈞）	五九
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伯希和）	六六
沙洲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伯希和）	七三
吐谷渾爲蒙古語系人種說（伯希和）	七九
犂靬爲埃及亞歷山大城說（伯希和）	八四
大月氏都城考（沙畹）	八六

魏略西戎傳箋注（沙畹）·····	九二
鬬賓考（烈維）（沙畹）·····	一一一
中國乾漆造像考（伯希和）·····	一一六

史地叢考

龜茲語考

亞洲報一九一三年九月刊

烈維

近二十餘年，德、英、法、俄諸國探考家，在新疆發見無數古書寫本，攷歸之後，分由各語言專家整理。其中有數種語言，爲從來未研究之古語，經歐洲學者據一突厥文寫本，而暫統名之曰吐火羅語 (tokharien) 者也。其中有數字，如三之爲 *trai*，八之爲 *okdh*，父爲 *pacar*，母爲 *macar*，與印度歐羅巴系之語言又頗相類，遂斷定其爲屬印度歐羅巴系之語言。此種語言不止一種，德人由吐魯番攷歸之文件甚多，經謝額 (Sieg) 謝額陵 (Siegling) 二氏之考訂，又別此吐火羅語爲 A, B, 二種。茲譯爲甲乙二種吐火羅語，甲種語言流行較古，柏林 (Berlin) 所藏文件多屬之；伯希和 (Pelliot) 自庫車之 *Douldour-Aqour* 地方及

敦煌二處所攜歸者，皆屬乙種語言。斯坦 (Stein) 第一次自和闐攜歸之文件中，亦有一屬乙種語言之殘片。據其發見之地帶，考其語言分配之區域，甲種吐火羅語流行於天山之北，乙種吐火羅語流行於新疆中部及南部。後法國烈維 (Sylvain Lévi) 教授又改名甲種吐火羅語爲焉耆語，乙種吐火羅語爲龜茲語。此文卽其研究龜茲語殘片所得之結果也。

譯者附識

自庫車赴拜城及賽里木 (Sairam) 高原之途中，西北距庫車約十六公里，卽爲山峽層峯夾峙，一線中通，峽口有一卡倫 (qaraoul)，今名夏德郎 (Saldirang) 者是也。在此卡倫小巖之上，有一古壘，伯希和君於一九〇七年初，卽於是處雪中發見多數婆羅門 (brahmi) 字木簡，泰半已經損缺不完，僅有數簡尙保存未毀。其簡爲長方形，寬在八至十六公分之間，高在四至十分之間。簡之四面中間，刻有V形缺口，蓋爲以繩編連之處也。

茲將此未損之簡文譯出；最完之簡，寬十三公分，高七公分，除右方缺損二字及墨跡褪色之處外，大致可以辨識。其文如下：

ywartas 書於……在鹽關。汝自適用此符，現自……來，偕行者共十人，馬共五匹，牛一頭，放行勿詰；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n 二十年七月十四，Yo。（署名）

右簡 ywartas 一字未詳其義，大約非人名即職守。其他諸簡常有 sletas pinkan 二字；sletas 與 ywartas 應爲相等之名。鹽關之原名爲 Salyinsai yonyai，應爲伯希和君發見木簡古壘吐火羅語之名稱，蓋各簡中綴簡之地皆有此關名也。至收簡之人，此簡已漫滅不可辨，他簡大致爲 Sknatatte，亦有名 Putatatte 者。此二名顯爲梵文 Sanghadatta, Buddhadata 二名之變音，蓋吐火羅語無響音（sonores）也。簡末之 Yo，必爲 ywartas 之花押。證以 Doudour-Aqour 地方所得之簿記，如 Wiryamitre 即梵文 Viryamitra，省署作 Wi；又如 Waryasene 即梵文 Viryasene，省署作 Wrya；又如 Ynanasene 省署作 Na；又如 Mokscandre 省署作 Ma。其中 O 與 W 互用之例亦多，如 onolme 等若 華言人，orocce 等若 wrocce，華言大也。則 Ywartas 省署爲 Yo，亦屬當然也。

觀右簡之文，其性質不難明瞭，蓋爲一種隊商出入關津之通行證。諸簡中人畜之數，常列舉

之，可以見當時中亞道途之生涯，及交易之活動。隊商由此壘赴彼壘，須領此證。到壘即繳，另領新證，赴下站之壘。此壘存簡之多，亦不足異矣。此種木簡官稱爲 *or-sacakare*, or 華言木也。 *gakare* 卽梵文 *satyakara* 巴利文 *saccakaro* 之轉，華言證也。此字係借用印度官廳之用語，抑爲佛教之語流行於龜茲官廳者，此時尙未能斷言。總之，此字在佛教中爲一種誓願用語，其效甚著也。

由此種文件所見之要點，在語言方面，米萊君 (*Müller*) 暫名此種語言爲乙種吐火羅語 (*tokharian B.*)。吾人就其來源而定其名曰龜茲語，蓋此語文件幾盡出於庫車一帶。此種語言不惟 *Douldour-Aqour* 之寺觀（疑卽丁谷山之千佛洞）用之，官廳通行證中亦用之。故吾人定名爲龜茲語。

其中有一不明之點，卽龜茲語流行之時代是也。讀伯希和之木簡，可以解決此問題。前譯之簡，年月爲二十 *ksun* 七月十四，其他諸簡爲一、五、六、九、二十、二十一 *ksun* 諸年。此 *ksun* 一字，別於法句經 *Dharmapadas* 殘片中見之。

Doudour-Agour 寺中之簿記，亦有「四、五、六」諸 *ksu* 年之記載。簿記中有二殘卷，長四公尺十公分，內載關係寺中之事。其記年爲二十二、二十三 *ksu*，後爲三 *ksu*。此 *ksu* 一字似非年名。蓋十二月之年名，別有單數之 *pikul* 複數之 *pikwala* 字也。

余以爲此 *ksu* 或爲當時中國式之年號。右記之 *ksu*，年號爲二十三年。中國紀元初千年中，年號爲二十三年者，惟唐太宗之貞觀。此種文件，疑爲七世紀物也。

右之假說，不難變爲事實。諸簡中有一簡，其背面左方有 *skanatatui* 一字，右方有 *ksale* 一字；左一字爲守壘長官之名，右一字義卽繳還也。正面可辨之文如下：

一行○四、牛四、放行勿詰

二行○二十一 *ksu* 十一月

三行○二十八 *swarnata* (*pi-ksu*) 木上證明

四行○宣示

第三行 *swarnata* 後一字不明。茲於別一殘簡補足其義。此簡有字二行，譯義如下：

1行○11 Swarnate 大王寫

11行○……………木上證明

由是觀之，第三簡不明之字爲 pinkam『寫』Swarnate 蓋爲寫簡大王之名。此外數殘簡亦有 Swarnate 大王之名，如知此王爲何時代之人，即不難考諸簡爲何時代之物。

考唐書西域列傳龜茲傳，龜茲有王名蘇伐疊，唐太宗同時之人也。即位於六八至六三〇年間，歿於六四四至六四七年間，爲前王蘇伐勃駛之子，後王訶黎布失畢之兄。考蘇伐二字之原音爲 su-var，其爲 suvarna 之譯音無疑。其義華言金也。中國譯音常省略原名之音，故譯 Swarnate 爲蘇伐疊。設紀元六二〇年龜茲王爲 Swarnate，玄奘經過屈支（龜茲）時，應已識之。但玄奘未舉其名，西域記中惟言其王『智謀寡昧，迫於強臣』。讀玄奘法師傳，即不難明了玄奘評斷此王過於嚴苛之理由。緣玄奘至屈支時，『王與羣臣等來迎。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蓋爲教戒問題，有嫌於王，故不舉其名也。但於前王，則頗爲稱揚。西域記又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夫『蘇伐』既得爲『金』之譯音，則金花

原文應爲 Suvarnapuspa。唐書中之蘇伐勃駄，應卽此王。駄字應爲駛字之訛。此王之二子，卽分名其父之名；長名 Suvarnate，卽唐書之蘇伐疊，次名 Haripuspa，卽唐書之訶黎布失畢也。

人名考訂旣明，茲再就其年代考之。ksun 之年號，吾人初假定其合於中國年號，而 svarnate 之二十二年 ksun，卽爲貞觀二十一年，亦卽紀元六四七年也。但蘇伐疊應歿於貞觀二十一年之前，蓋唐書云：『蘇伐疊死，弟訶黎布失畢立，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又據太宗本紀，亦誌有龜茲使臣於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來朝之事。顧 Suvarnate 之本簡爲三月五月十一月之物。前之假說，似難成立。此 ksun 應爲 Suvarnate 之在位年號；其在位期間，至少應有二十三年也。按唐書云：『高祖受禪，王蘇伐勃駄遣使入朝。會死，子蘇伐疊立，號時健英賀俟利發。貞觀四年（六三〇）獻馬。』會死者，不久卽死也。蘇伐疊立時，應在六一八至六二七年之間。自是至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其數爲十九至二十八年。ksun 之年號，應位置於此諸年之間。

茲更欲詳者，此龜茲語爲此國固有之語歟，抑爲外來侵略種族之語，如泥婆羅（Népa）之 parbatya 語與土人之 névari 並行之例歟。此節玄奘西域記曾明言『其王屈支種也。』則

爲土著之語無疑。且據中國史書所載；龜茲王自紀元一世紀以來，皆白氏一姓相承，尤足以證明其事。則古有亞利安（Aryenne）種族一支，移民於新疆，自立一國之事，是不可不考究其歷史也。茲將中國史書所記龜茲之事，及余參考他書所得之文，彙譯於下，以資參考。

中國國勢之發展，始於漢武帝時（紀元前一四〇至八七年）。當時龜茲已與中國相接觸。據前漢書西域傳龜茲傳云：『龜茲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一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有鋁。』

又據前漢書西域傳渠犂傳云：『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時在紀元前一〇二年）過杆彌（Keriya），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Bougour）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紀元前七三至四九年），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前六五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前三十二至一年）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當時漢與西域交易往來，頗有利於龜茲。漢時至西域有兩道：自玉門經車師（Turfan）龜茲至疏勒（Kachgar）葱嶺（Pamirs）爲北道；紀元前二年時又於北道之北，新闢一道，沿天山南麓行，至龜茲與舊北道合。（見魏略西戎傳）

前漢既亡，後漢繼興。初因內亂，國勢不能遠及西域。西域諸小國又互相攻伐，遂爲匈奴所併。考後漢書西域傳莎車傳（Yarkand）略云：『建武十七年（紀元四十一年）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莎車王）賢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是怨恨。二十二年（紀元四十六年）冬，賢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Bougour）徙駟犍爲烏壘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犍，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

嗣後漢之名將班超經略西域，中國國威遂又及於中亞。據後漢書班超傳略云：『時（七十三年）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王。明年（七十四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遣吏田慮劫縛兜題，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七十五年）帝崩，焉耆（Karachar）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Aksou）數發兵攻疏勒。肅宗（七六至八八年）初立，恐超單危，不能自立，詔徵超，超還至于閼（Khotan）。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